

洞察與歸化 — 與郎尼根懇談

關永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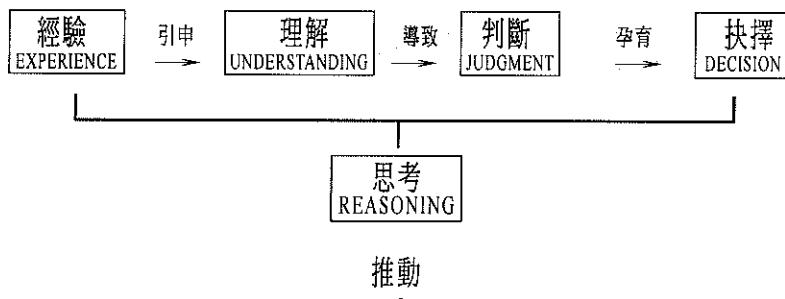
無論在哲學或神學的探討上談論郎尼根(Bernard J.F. Lonergan, 1904-1984)的偉大成就，我們都不能忘懷其兩部代表作《洞察》(*Insight*)與《神學方法》(*Method in Theology*)¹。郎氏藉著《洞察》一書而從認知理論立場上彰顯了不同階段的「洞察」，也透過《神學方法》一書而從認知脈絡與方法演繹上刻劃出不同層面的「歸化」(Conversions)，藉此強調了「洞察」與「歸化」間的密切連繫。

郎尼根談「洞察」與「歸化」，是放在其認知理論的脈絡下來探討，其中呈了「五個環節」、「四重嚮往」、「多層洞察」、「三類歸化」等基調，其來龍去脈可方便地被述說如下。

1. 五個環節

郎尼根談人的認知過程，刻劃了五個環節，它們是：「經驗／Experience」、「理解／Understanding」、「判斷／Judgment」、「抉擇／Decision」、與「思考／Reasoning」。「經驗」引申「理解」，「理解」導致「判斷」，「判斷」孕育「抉擇」，上述四者同受「思考」這份「求知欲」所推動，如圖所示：

1. Bernard J.F. Lonergan, *Insight: A Study of Human Understanding* (New York: Philosophical Library, 1957). *Method in Theology* (London:Darton, Longman & Todd, 1972).



每一個環節寓意著人認知過程的一個層面或時份，它們可分別概略地述說如下：

1. 經驗(Experience)——知識開始於感官經驗(Sense Experience)。人對世物有所知覺，才有資料去容許思考與達致理解²。
2. 理解(Understanding)——人對所經驗的事物作探討，進而瞭悟其中的涵義。人對被經驗之事物產生理解，這份理解引導他去對所理解的物義作出判斷³。
3. 判斷(Judgment)——當人一旦瞭悟所理解的物義符應所經驗的事物，他會下「肯定判斷」；反之，當他察覺所把握的物義不符應事實，他則下「否定判斷」。為一般理論之知而言，知識完成於判斷。但有部份知識卻引動我們去下抉擇，而導致踐行⁴。

2 有關對「經驗」的較詳細分析，參閱 Lonergan, *Insight*, chs. 6-8.

3 有關對「理解」的較詳細分析，參閱 Lonergan, *Insight*, chs. 1-5

4 有關對「判斷」的較詳細分析，參閱 Lonergan, *Insight*, chs. 9-10.

4. 抉擇(Decision)——在那些能引致實踐之知上，人會對所知之事物作出抉擇，決定去擁有所欲獲得的事理，或拒絕所不欲獲得的對象⁵。然而，人的認知過程之所以能從一階段演進另一階段，那是因了人的思考這股動力所推動。

5. 思考(Reasoning)——「思考」一辭，沿自多瑪斯(Thomas Aquinas)之 Ratio (理性)一字，意謂著理智之持續地思維，以求「致廣大而盡精微」地理解一切的一切⁶，以致它一方面是「導致理解的動力」(Motion towards Understanding)，另一方面又是「在發展中的理解」(Understanding in Development)⁷，而郎尼根也直截稱它為「求知欲」(Desire to Know)⁸。「思考／求知欲」就在人的認知過程中發動了下列的「四重嚮往」。

2. 四重嚮往

「嚮往」(Exigence)一辭，意謂著內心不同層面的迫切渴求，分別被命名為「系統嚮往」(Systematic Exigence)、「批判嚮往」(Critical Exigence)、「道德嚮往」(Moral Exigence)、與「超越嚮往」(Transcendent Exigence)⁹，並各自處在認知過程中的個別環節之間，

⁵ 有關對「抉擇」的較詳細分析，參閱 Lonergan, *Insight*, ch.18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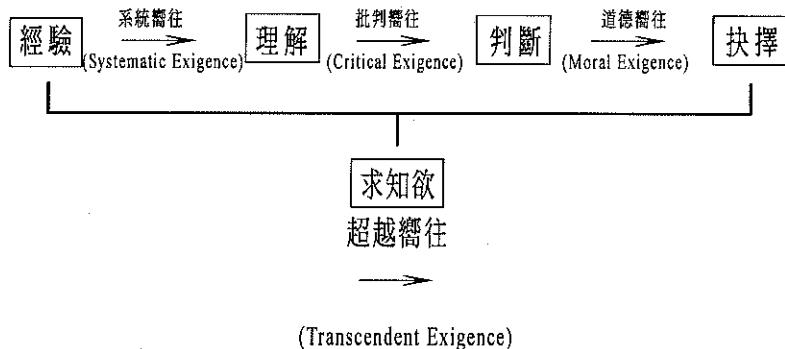
⁶ Thomas Aquinas, *De Veritate*, Q.14, a.1c; *Summa Contra Gentiles*, III, 51; *Summa Theologica*, Ia, Q.12, a.8, ad. 4m; *Summa Theologica*, I-II, Q.3, a.8 cf. Lonergan, *Verbum*, 53.

⁷ Thomas Aquinas, *Sum. Theo.*, Ia, Q.79, a.8c; *Sum. Theo.*, II-II, Q.8, a.1, ad.2 m. cf. Lonergan, *Verbum*, 53.

⁸ Lonergan, *Insight*, ch.12, 348.

⁹ Lonergan, *Method in Theology*, 81-85

如下圖所示：



1. 系統嚮往——間於「經驗」與「理解」之間，人會對所經驗的事物質疑：「這是什麼？」(“What is it?”)，郎氏稱之為「悟性問題」(Question for Intelligence)¹⁰，其旨在要求瞭悟一物之本質義(Essential Meanings)、及其所屬體系事物之來龍去脈。以致被郎氏稱此類嚮往為「系統嚮往」。

2. 批判嚮往(Critical Exigence)——間於「理解」與「判斷」之間，人會進一步產生疑問：「是否如此？」(“Is it so?”)，郎尼根稱之為「反省問題」(Question for Reflection)¹¹，意思是：人不滿足於純粹理解事物之要義而已，他尚且要求印證其理解的準確性，以致郎氏稱之為「批判嚮往」，意即對所理解的物義進行批判，以確定所理解的本質義符應所經驗之事實本身。

¹⁰ Lonergan, *Insight*, 271-272.

¹¹ Ibid.

3. 道德嚮往(Moral Exigence)——間於「判斷」與「抉擇」之間，人將會提出另一類型的質疑，「是否值得？」(“Is it worthwhile?”)，郎氏稱之為「衡量問題」(Question for Deliberation)¹²，其意是：人面臨一抉擇，而人在道德人格上的提升與否就繫於他的抉擇與踐行當中，例如：「為偷取財物而喪失人格是否值得？」就是屬於這樣的一份質詢，它牽涉到抉擇的恰當性，與行為的「應當性」(oughtness)。

4. 超越嚮往(Transcendent Exigence)——上述每一股嚮往的游移，都被統攝在同一股暗流——「求知欲」(Desire to Know)——之帶動內。它促使人不滿足於停滯於任何認和階段，也不滿足於求取到任何偏面、有限的知識與成就，而企圖認知一切的一切。換言之，這股「求知欲」是無止息的，它超越一切有限的世物，而渴求體証無限的境界，郎尼根稱之為「超越嚮往」，並以「存有想念」(The Notion of Being)一辭來指望著人所嚮往的最終目標¹³。而其澈底的詢問落實在形上學的究極問題：「什麼是存有？」(“What is Being?”)之上¹⁴。總而言之，先前所述的「系統嚮往」、「批判嚮往」、「道德嚮往」，都只是這「超越嚮往」的個別時份與表現而已；不同嚮往的表現、都

12 Lonergan, *Method in Theology*, 34. Bernard Lonergan, “Reality, Myth, Symbol”, in Alan M. Olson (ed.), *Myth, Symbol, and Reality*. (Boston University 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Religion, Vol. 1)(Notre Dame & London: Univ. of Notre Dame Press, 1980) 31-37. 郎氏是在“Reality, Myth, Symbol” 37 中把「衡量問題」落實為「是否值得？」這一詢問。

13 Lonergan, *Insight*, ch.12.

14 「存有問題」乃問及萬事萬物之總根源。茲借用 Emerich Coreth, *Metaphysics* (New York, Herder & Herder, 1968), 17 之話來闡釋：“Metaphysics is the science which investigates the ultimate ground of absolutely everything....Metaphysics proposes a final answer to a total problem.”

以「超越嚮往」作為基礎而被發顯。而人的四重嚮往分別引導人達致下列不同層面的洞察。

3. 多層洞察

「洞察」(Insight)一辭，意謂著理解上的通達，它使人豁然貫通，瞭悟物義。就如同亞基米德斯(Archimedes)之戲劇性剎那般地靈機乍現，從涉足浴缸之水中突然通曉那找出王冠純金度之途徑——把王冠放在水中看其排水量。¹⁵較細緻地說，不同的認知層面各有其所專屬的洞察；郎尼根至少凸顯了「內省洞察」(Introspective Insight)、「反省洞察」(Reflective Insight)、「道德洞察」(Moral Insight)三者如下：

1. 內省洞察(Introspective Insight)——我們因著「悟性問題」〈「這是什麼？」〉的迫切追問而企圖尋求一事物的核心義。人在努力的探尋當中，一旦豁然貫通，把握到一物之本質內涵義。這一關鍵剎那，被郎尼根稱為「內省洞察」或「直截洞察」(Direct Insight)¹⁶。它作為理智的一份突破，容許我理解到一事物之「表裏精粗」與「全體大用」。「內省洞察」的出現，意謂著人已經從「經驗」層面躍進至「理解」層面。人可按著所理解的物義而為事物對象下定義。而相關的洞察陸續出現，容許我把它們連貫起來而演繹成一系列的理論體系，造就一系列的學問¹⁷。然而，人在竭力理解事物的意涵外，尚且要求

¹⁵ Lonergan, *Insight*, ch.1, 3-6. 郎尼根以亞基米德斯之洞察為例，指出洞察至少含「如釋重負」、「豁然貫通」、「瞭悟於內」、「中樞事理」、「融化於心」等特性。

¹⁶ Lonergan, *Insight*, 19,279.

¹⁷ Lonergan, *Insight*, 7-19.

印証所理解之義理，看看它們是否符應事實。這一推動將為我們引出另一類型的洞察——「反省洞察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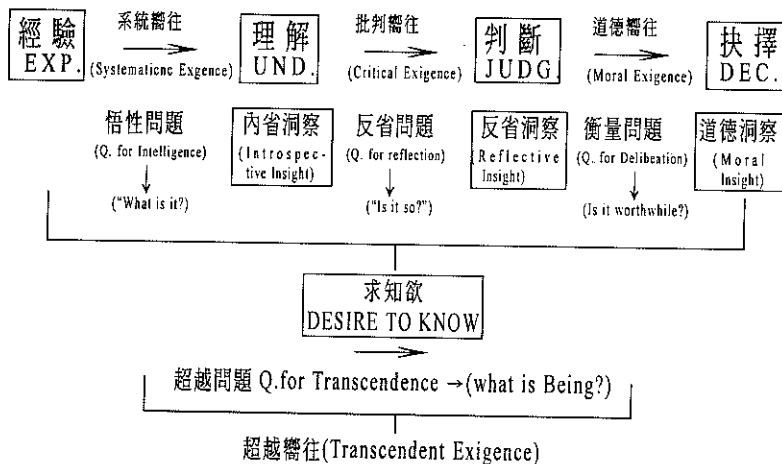
2. 反省洞察(Reflective Insight)——人不滿足於光是理解一物之本質義而已，他尚且進一步追問其「反省問題」（「是否如此？」），即要求確定自己的理解符應事實與否，而這類問題引動我們作出反省與批判。人在反思當中，將碰到另一層面的突破，洞察到所理解的物義相應所經驗的事實，（或不相應所經驗的事實），郎尼根稱之為「反省洞察」¹⁸；此為認知過程中的第二個關鍵剎那，它讓人從「理解」層面上躍進「判斷」層面。「反省洞察」的目標主要不在乎瞭悟一物之涵義，而在乎確定所理解之物義是否符應所經驗之對象。這份「符應」(Adequation)之掌握意謂著真理之達致。真理意指理智的把握符應事物對象。人一旦獲得了「反省洞察」，他就不得不下「判斷」。換言之，當人理解到所把握的物義符應對象，他就不得不下「肯定判斷」(Affirmative Judgment)；反之，他就不得不下「否定判斷」(Negative Judgment)。在一般理論之知而言，知識完成於判斷。然而，另一部份的知識卻會引導人指向抉擇與踐行，并引申「道德洞察」的現象。

3. 道德洞察(Moral Insight)——當人藉認知而面臨踐行上的抉擇，他會因著「衡量問題」（「是否值得？」）的帶動而開始另一階段的思量，而「衡量問題」的刺激將引領人獲有關實踐上的洞察，郎尼根稱之為「實踐洞踐」(Practical Insight)或「道德洞察」¹⁹。它意謂著人領悟到什麼行為是為「應當為」(Oughtness)與否，也能把道德訓令落

¹⁸ Lonergan, *Insight*, 279.

¹⁹ Lonergan, *Insight*, ch.18, 609-610.

實至個別事例上而洞察到我應該如何在個別情況上踐行。我之如何按著「道德洞察」來行事，將左右我個人對一己之道德人格之塑造。例如：人若按公義之尺度而不搶佔他人財產，他就把自己塑造為「正義者」，反之，凡妄顧良知之指引而奪取別人財產，則將把自己之形塑為「盜賊」。至此，郎氏的分析可表列如下：



不同洞察的兌現，一方面意謂著認知層面的逐步躍昇，另一方面也彰顯了「歸化」的轉機，以致郎尼根也提示了三類歸化之義。

4. 三類歸化

「歸化」(Conversion)寓意著革面洗心、迎向光明。人的四重嚮往與多層洞察，將引導人分別臻至「正知」、「正行」、「正果」，郎尼根稱它們為「智性歸化」(Intellectual Conversion)、「道德歸化」

(Moral Conversion)、「宗教歸化」(Religious Conversion)²⁰，茲分別述如下：

1. 「智性歸化」(Intellectual Conversion)——「智性歸化」²¹主要引申自「系統嚮往」與「批判嚮往」的綜合。人不滿足於只泛泛地、不嚴謹地認知，而要求獲得詳盡而確切的知識：他渴求探討宇宙人生的奧秘，從而在開悟中把握整全的系統，造就全面的智慧。誠然，人要求「正知」，而「正知」意謂著恰當的「內省洞察」，加上正確的「反省洞察」，二者互補不足而增進知識，以致把握宇宙萬有的來龍去脈，而使人成為洞悉宇宙人生的「智者」。

總之，「智性歸化」的消極義在於消除無知、遠離愚昧，其積極義在於獲取「正知」、成就智慧。作為一個把握「正知」的「智者」，他不一定每事每物都知之甚詳，但至少能知道事物與事物之關連，以串連成整全體系；他不必然能揭盡一切的一切底蘊，但至少可體證存有，指出宇宙人生最後終向，并提示世人參悟的途徑。

2. 道德歸化(Moral Conversion)——人除了要求「正知」外，也要「正行」，并要求「知」與「行」一致。換言之，「智性歸化」會牽引人走向「道德歸化」²²；「道德歸化」意謂著人要求行實上之「屬己本真」(Authenticity)，努力造就高尚道德人格，正視「價值」之高

20 Lonergan, *Method in Theology*, 237-244.

21 Lonergan, *Method in Theology*, 238-240.

22. Lonergan, *Method in Theology*, 240-241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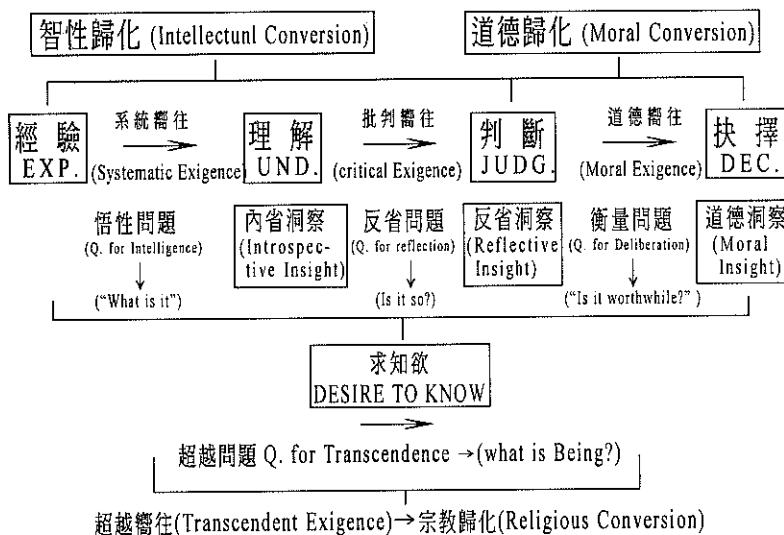
低，在抉擇上必要時若「二者不可得兼」，則捨低就高，「捨生取義」²³。換句話說，「道德歸化」寓意著人正視真善、勉力行善、而止於至善。人藉「道德洞察」而知善知惡，這份洞察將督促人為善去惡，以修成「正果」。附帶值得一提的是：「正知」與「正行」彼此維繫：一方面、心術不正，發展不出「正行」；另一方面、行為偏差，將反過來扭曲一己的思維，製造似是而非的理由來矇騙自己。為此，「正知」與「正行」彼此連貫，相輔相成；人穩走「正知」與「正行」，為的是要求臻至其最終理想：「正果」表現在「宗教歸化」之中。

3. 宗教歸化(Religious Conversion)——如前所述，郎尼根在標榜「超越嚮往」中彰顯了一股永不息止的「求知欲」；這股「求知欲」尤凸顯了人的不滿足於任何現狀，而渴求擁有那絕對無限的「存有」、「一」、「真」、「善」、「美」，被基督信徒體證為那蘊含圓滿靈性位格之究極本體——至高者上主。郎尼根談「宗教歸化」²⁴，意指人從正視其「最終關懷」(Ultimate Concern)中改邪歸正、投奔向神、與神冥合、因而達致生命的澈底轉化與聖化。誠然一切嚮往，（包括「系統嚮往」、「批判嚮往」、「道德嚮往」。）都只不過是這「超越嚮往」的影子而已；超越嚮往作為一切嚮往的原動力，策動著人去探索追尋真、善、美，它叫人不滿足於停滯於任何世物，而舉心向上，直至投奔上主的懷抱始獲澈底的滿足；如同聖奧古斯定所言：「主，你是為了你的緣故而創造我；我的心、除非安息在你懷中，否則將尋

23. Lonergan, *Method in Theology*, 240 "...moral conversion consists in opting for the truly good, even for value against satisfaction when value and satisfaction conflict".

24. Lonergan *Method in Theology*, 240-241.

找不到任何安息。²⁵總之，「超越嚮往」引領人走向「宗教歸化」，並藉冥合於道當中而邁向最終的圓滿。郎尼根的思路，可進一步藉下列圖表示意：



結論——一個具體生平的落實

總括地說，我們從郎尼根認知理論體系上引介了其中的「五個環節」與「四重嚮往」，并以其對「三層洞察」和「三類歸化」的分析來凸顯其系統的高潮。作為一位神哲學家而言，郎尼根的貢獻尤在於強調人是有心智意識的認知者，在嚮往各層洞察當中指向最高層面的洞察與歸化——明心見性而冥合天道，期待著將來在天國中的「全福

25 Augustine, *Confessions*, I, 1.

神視」(Beatific Vision)以及末世的大團圓。

如果我們略嫌郎尼根理論流於抽象而不容易引起內心的共鳴，不如借用一個具體實例——聖奧古斯定(Saint Augustine, 354-430)的生平——來作印證，以企圖把郎氏理論加以落實：

按聖奧古斯定在其《懺悔錄》(*Confessions*)的記載，年青時代的他曾迷失了自我，偶爾受到一些事故的打擊（例如：好友的死亡）而開始追問：難道人生就此虛渡算了嗎？人生須如何渡過才算活得有意義？他為尋找更有意義的生活方式，而先後遊走於文學、藝術、星相學、摩尼教義、新柏拉圖主義、而至基督教宗教義，終於達致這樣的一份洞察；消極地、他瞭悟到星相學、學術、摩尼教義等都不是最究極的境界；積極地、他理解到新柏拉圖主義容許他接近基督教宗教義，并洞察聖經啓示可解答人生最終極意義的問題。不過，他仍遲疑地未能確定他今後的生活方針，他自我質疑地追問：難道我真的不能如往昔地醉生夢死嗎？他參考了聖盎博羅削(St.Ambrose)的訓誨、友人的勸告、母親莫尼加(St. Monica)的勉勵，進而洞悉並肯定基督的啓示才是最究竟的真理。但此時的他仍提不起勇氣去接受信仰，只是心底裏仍然忐忑不安地自我質問：我這樣遲疑不決值得嗎？終於有一天聆聽到屋外小孩子的呼喊聲：拿起來閱讀吧。他隨手翻開聖經，剛好讀到聖保祿致羅馬人書第十三章第十三節：「行動要端莊，好像在白天一樣，不可狂宴豪飲，不可淫亂放蕩，不可爭鬥嫉妒。」他遂醒悟地鼓起勇氣革面洗心，接受洗禮，以其餘生服侍吾主的教會。信教後的他常與上主神交晤談，時而神魂超拔；例如：其與母親在海港中秉燭夜談而雙雙出神、與上天契合。奧古斯定終其一生穩走聖道、宣揚聖教，終於成為一代聖師，為世人的景仰。

如果把聖奧古斯定的生平行實套在郎尼根的理論架構來體會，我們可從中領悟一系列的生命探索、洞察、與歸化。我們不單可藉下列圖表來落實郎氏的理論，他可用奧氏的實例來自我激勵，竭力地走向更高層面的洞察與歸化。

